

# 那些年， 我们上过的劳动课

崔海波

近日，教育部发文要求中小学学生学习煮饭炖汤、修理家电、种菜养禽等生活技能，不由得想起我们小时候的劳动课。我上小学时，劳动课是被写进课程表的，每学期结束，学校除了评三好学生，还评劳动积极分子。记忆中，我们的劳动项目有很多，教室大扫除、积肥、摘粽子、把课桌椅搬到樟溪河去洗刷等等。那时候还有一首校园流行歌曲叫《劳动最光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是动画片《小猫钓鱼》的插曲，最后两句是“劳动的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里养了很多兔子，同学们放学后轮流去割兔草，次日送到学校里。寒暑假，学校把兔子分别交给老师带回家去养，开学后再送回来。学校的兔笼很大，每只笼子可以养好多只兔子，我不知道老师们是怎样把兔笼搬回家的，估计得用手拉车吧。学生们的假期作业中有一项就是割兔草，记得有一回，我和小伙伴割了一篮兔草送到老师家，老师不在，两只高大的兔笼耸立在她家门口，兔子粪便很臭，真是难为老师了。那时候我家也养着兔子，兔笼就放在后院的石榴树下。小兔子生下来后，我总是忍不住抓来一只放在手心里细细端详，刚出生的小兔子眼睛还没有睁开，粉嫩粉嫩的身体摸上去手感很好。温顺的母兔瞪着红红的眼睛，唯恐我伤害它的宝贝。

作为一名山区女孩，我童年的劳动课更多是帮爸爸妈妈干活。我家除了养普通家兔，还养过长毛兔。记得有一回，我们剪下一大捧兔毛，兴冲冲地送到收购站去，卖得二角七分钱，觉得也不少。很多人家养长毛兔，除了剪毛卖钱外，母兔一年还能生两三窝小兔子，每窝五六只、七八只不等，小兔子二元一只出售，比剪兔毛来钱快。

很多年以后，每每看到路边有一丛丛鲜嫩的兔草，我就手痒痒的很想割一篮。老家樟村是浙西主产地，立

夏过后，商品贝母可以起土了，学校里会放两三天农忙假，让大家去生产队帮忙。

农民们把掏起的贝母一担担挑到徐家沙滩进行粗加工，第一道工序是挖贝母，就是把贝母对半掰开，挖掉里面的芯子。挖贝母没什么技术含量，也不是重活儿，所以就交给我们小孩子做，当然是有钱的，论斤算，同样挖一只贝母，大个儿跟小个儿的分量差很多，所以大家都抢大贝母挖，有些人甚至到徐家弄口去等着，看谁挑回来的贝母个头大，当即预订下，然后跟在挑担的农民后面一路小跑到沙滩。抢到大贝母的人就像捡到了大便宜，一边挖一边说笑着，得意扬扬，没抢到大的只能挖小的。一担贝母挖到天黑才收工，又累又饿。挖贝母的工钱要等贝母晒干卖掉后结算。虽然不多，但是母亲总会给我们几角几分，我用这些钱可以买几支好看的铅笔。

纺纱，也是村民们的一项副业，很多人家里有纺车。

纺纱的第一步是打纱，我家有两台打纱的车，我和母亲一人一台，把丝丝缕缕的麻纤维搓捻成又细又匀的纱线。这道工序绝对对是技术活，需手脚并用，协调默契，倘若打出来的纱粗细不匀，就是次品。我不知道自己是几岁学会打纱的，这活计训练了我手指的灵活性。第二道工序是用一种手摇的纺车将两根纱线纺成一股，我们称之为“夹纱”，夹纱难度比较高，我不会做。最后将一圈圈夹好的纱拉伸，这道工序至少得由三个人合作，所用的工具也最繁杂，今天为写这篇文章，我特意上百度查了一下，得知那用具学名叫络车。

纺纱辛苦，有时候还可能是白忙活。纺好的纱交到大队里去，几天后，大队部门口的小黑板上会发布检验结果，正品的纱每斤五角五分钱，副品没钱。谁也不知道谁在检验我们的劳动成果，但大家对发布的结果都没有异议。每到发榜那天，母亲差我去看榜单，然后教我算钱，五角

五分乘以几斤几两，两位数乘法着实考验我的心算能力。记忆中，纺纱也是我造句作文的好题材，至今还记得有一次老师要求大家用“一边……一边……”造句，我就写“我一边打纱一边唱歌”。

拉磨，也是儿时的一项劳动。

磨就是稻谷经过磨脱下的壳。与我们村相距五里的蜜岩村口有一家粮站，那里加工粮食，稻谷脱粒研磨产生很多磨糠。磨糠是很好的燃料。镇上有一家粮管所，食堂里烧饭需要磨糠。有位在粮管所做事的熟人把拉磨糠的业务介绍给我们，拉一趟一元五角钱。这项工作一般是我哥哥利用周末时间去做。空

车去的时候，我还可以坐在车上看风景，到了蜜岩粮站，哥哥把一袋袋磨糠装上车，我只是打下手。一麻袋磨糠分量不重，但体量大，十袋就能装满一车了。然后，他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到了镇粮管所再卸下来，背到他们的食堂灶间。后来我爸爸去粮管所争取了一下，把劳务费提高到每车两元。可惜没过多久，这项业务被别人抢去了。

最无聊的劳作，要算挖乌贼骨头了。乌贼是软体动物，但它身上有一根椭圆形的扁平骨头，白色的。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不知从哪里接来这项赚外快的业务。每天晚上吃过饭，一家人围坐在十五瓦的电灯下，用一种特制刀片将乌贼骨的外壳控掉，取出里面白色的东西。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也没有好奇心去探求，只想挖得快一点多赚几分钱。很多年后才知道乌贼骨是一味中药，它正儿八经的名字叫海螵蛸，有止血止痛等功效。

老家樟村地处山区，小时候生活艰苦，吃的都是地作货，海鲜很少进门，我们挖了成百上千斤乌贼骨，却没见过乌贼长什么样，多年后才一睹它贼头贼脑的怪模样，吃到嫩滑鲜美的乌贼肉。



一家子

水贵仙 摄

# 我们部里的年轻人

黄港洲

我们部里的年轻人，如今都老了！

我说的是东海舰队宣传部，如今已改为宣传处。我于1982年底调入宣传部，部里除领导外，大多是30岁上下的年轻人，个个个气方刚，充满青春活力。部里有四个科室，科长是正团级，上校军衔。早就听说东海舰队宣传部人才济济，大咖如林，无论搞新闻宣传还是文艺创作，在全国全军都有一定知名度。由于我是弃医改行调入的，一开始诚惶诚恐，特别谨小慎微。随着时间的流驶，大家彼此熟悉，慢慢成为亲密无间的战友。

先说说我们新闻科吧。科长姓童，上海人，中等个头，微胖。做事干脆利落，说话语速较快，写一手好字。退休后，他在上海多次举办个人书法展，一字难求！在我们科里时，先后策划报道了多位先进典型，如全英模张达伍、海军模范共产党员萨本茂等。1984年，全军两用人才现场会在东海舰队某支队召开，总部首长余秋里及各大军区领导出席，童科长参与现场报道，在全国全军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他被提升为副部长，仍然分管新闻科工作。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一辈子辗转于北京、辽宁、福建、广东等地，与夫人长期分居两地。最值得我敬慕的是，1985年11月至1986年1月间，由合肥号导弹驱逐舰和丰台号综合补给舰组成的特混编队，以“海军友好访问编队”的名义，在舰队司令员聂奎聚率领下，对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南亚3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童副部长作为该编队指挥部成员，在65天内途经5个海区，穿越7个海峡，总航程12430海里，开展了200多项外事活动，迈出了中国海军军走向世界的第一步。那次出访中，他们在海上遇到了特大台风，巨浪从他们的舰首翻卷过去，整个舰艙被大浪吞没，然后再腾空跃起，童副部长和他的战友们用生命和斗志战胜了险情，彰显了我国海军首次出访的荣誉！这一惊心动魄的搏击风浪画面，如今仍被相关报道作为背景材料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摄影家章汉亭、《解放军报》记者陈大鹏，也曾是我们科里的年轻

人，后来都成为大咖级人物。他们的作品多次在全国、全军获奖。

再说宣传部教育科的年轻人，在全国社科理论和军队政治教育方面也是出类拔萃。比如殷敦平，中等身材，一双眼睛会说话，额头大，嘴唇薄，快言快语。这位哲学系毕业的山东小伙子，在军队政治教育方面很有一套，出版了一本《军队政治工作教育学》，书名是我请著名书法家李铎先生题写的。殷敦平后来担任南海舰队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首批中国海军赴亚丁湾、索马里地区护航编队，这位少将担任护航编队政委，在碧波巨浪中总结出中国海军走向深蓝进行护航的许多经验，多次上中央电视台讲述他们远海护航的动人故事。电影《战狼》、电视剧《舰在亚丁湾》就是以他们为原型进行创作的。教育科还有位年轻干事周冠宁，在《昆仑》杂志上发表了中篇小说《潜艇今天挂满旗》，作品被誉为潜艇部队水兵生活的一幅风俗画。

在我们部里，还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学艺术家：王耀成，散文高手，宁波帮研究专家，著有《赵安中传》等作品；李云良，电影《海之恋》《青春》编剧，在全国影视文学界大名鼎鼎；作家崔京生，创作了《城市假面舞会》《马路骑士》等作品，《马路骑士》荣获法国马赛第九届妇女电影节大奖，电视剧《潮起潮落》获第十四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最佳编剧奖和金鹰奖。我们部里还培养出著名配音演员丁建华，著名节目主持人刘忠虎，著名作曲家刘保忠，著名画家、书法家、篆刻家于牧、周什田、杨列章、蔡毅……在这些令我敬重的文学艺术家里，我觉得诗人陈云其最有个性。陈云其是国家一级导演、军旅诗人，祖籍鄞州姜山。云其讲话幽默而有磁性，坚毅的脸膛透出男性的阳刚之美。他开始在福建当兵，因为写了一首反映水兵生活的长诗，被解放军文艺社社长、著名诗人李瑛发现，推荐到《解放军报》上发表，从此一发不可收，接连写了许多反映水兵的诗歌，被誉为“蓝色诗人”。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宣传部里的年轻人，在舰队奉献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如今，当年的年轻人已鬓白如霜，但大家偶尔仍会相聚，感叹岁月如歌。

# 庄市老街旧时光

鱼丰

早就听说镇海市老街要拆了，一直想去看看。五一节假日不能再错过了。

庄市老街是典型的江南老街。从深巷中深一脚浅一脚走出来，白墙黛瓦斑驳，墙角生着幽绿的苔，木质的楼梯发出窸窣的声响，间或还有老人的咳嗽声。“回收旧冰箱、旧彩电、旧手机……”一辆三轮车快速从身边驶过，一下子打破你对深巷中时间静止的恍惚。

还没走到街面，从横街弄口照进来的阳光越来越强，声音也越来越清晰，“刚到的新鲜河虾……”“青瓜两块五、小青菜五块、洋葱三块……”伴着公鸡打鸣声、鹅的尖叫声，讨价还价，熙来攘往，满载而归。

“各位居民大家好，病毒蔓延要当心，摸不着也看不到，防疫工作要做好，爱格伦登哟，防疫工作要做好……”庄市兆龙小学退休教师吕赛宝穿着红马甲，手里拿着小喇叭，边走边放她创作的防疫马灯调，身后是她的两位志愿者伙伴。“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79年了，对老生有很深的感情。”钟锦华正想去买菜，一听说要采访，干脆又折回后河头的家，讲起他还是小学生的时，解放军住在老街上的故事。

庄市老街与江南老街又是不同的。这里不是宁波的一个启航地，也是宁波重要的历史遗存与文化载体，有二三十处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老建筑。

街河左岸，当年盛极一时的老码头很是落寞，无声地诉说街河往事，令人怅然。

这里的建筑会说话，乐汝成故居与老码头相连，占地400多平方米，正屋五间一厢，西式窗格，中式门柱，门楼、围墙、廊檐也还在。故居主人乐汝成曾被上海人称为“罐头食品大王”，是上海泰康饼干厂老板，直到今天，泰康食品的名头还很响。

位于后河头的庄宅（ūān）房，是裕顺行主人的老宅。裕顺行创始于清同治年间，主要经营山货、砖瓦、石灰、木材，清末民初时期最为发达。商行流风所及，现在还有裕裕街。

开车过去，从西陆路直行，再往

前是祥裕街，顶头是老街的桥。这个走法，是老朋友尚立峰告诉我的。

这些年，宁波大学的学生团队、老师，文史爱好者，大小媒体，常常到老街做田野调查，做研究课题，采访。很多店铺的主人一听说采访，见怪不怪，很熟练地回答需要讲点什么？

安徽六安的王富建在庄市老街卖土鸡已10多年了。早的时候三点起床，晚的时候四点起床，忙的时候通宵，“一天能卖出的，总有三十只到五十只，疫情防控期间生意多少受点影响。”

“笃笃笃……”他剥鸡块，媳妇儿拔鸡毛。这段时间，两个人正忙着找房子，“拆迁后找个近一点的地方，店小还是老主顾多。”

“再不拍就来不及了。”听说老街拆迁，同样感到时间紧迫的尚立峰，正好新买了合理光GR3相机，今年春节期间，带着妈妈来老街寻根。妈妈出生在烂秧田11号的宅中，20岁时随家人搬到对面弄堂里的秀九房，一直到出嫁。“嘿，都几十年了，没见过面。”妈妈和当年的老街坊热络地聊起来，尚立峰趁机按下快门，一张大红的“福”字下，绽放了两张皱纹舒展的笑脸。

外婆家暗沉油亮的方桌上，总放着一杯泡过头的绿茶，透明的玻璃杯上盖着一个绿色的塑料盖子，湿润的茶香混合着老木屋的味道，连同外婆向后梳着的纹丝不乱的白发、深陷的眼眶和一尘不染的对襟灰布大褂，就这样留在尚立峰的庄市老街记忆中。

崇正书院一年级学生王梓琪一个人，正在读课文。爸爸妈妈忙着事情，奶奶这会忙别的，也没在身边，门口不远处，一棵香樟高大的树冠散发新绿，一旁是一口盖着铁盖的老井。掀开井盖，井水清澈，映着井口上方高远湛蓝的天空。

尚立峰说：“我见过老人们当年插禾割稻、种地种田经历的苦，但愿老街拆迁，能够带来好日子。”

说话间，老树上叫鸟婉转的鸟，扑棱扑棱打着翅膀，飞走了。

# 群峰之上

（两首）  
颜翔

壮阔是如此的绚丽  
此刻，群峰之上正是晨曦  
在山峦间穿梭的云海  
把所有的希望揽入怀中  
是的，燃烧的霞光可以作证  
生长的梦想正风起云涌  
往事穿过黑夜的洗礼  
在抵达日出那一刻  
矗立在高处眺望  
渺小与伟岸在远方同样精彩  
不要说你的心事峰峦叠嶂  
只要心胸足够的宽广  
天空一样会给你最美的拥抱

（一）

驶入，窗外的绿和云海  
速度定格成一幅流动的画面  
悬挂在赞叹的目光里  
目光里，只有清新的风  
像阳光抚摸着山峦和盎然的生机

时间总能改变岁月  
一场战役多么荡气回肠  
想起去年的冷清和无奈  
一切的心事像白云飘过  
回到最初模样时此刻

一条山路  
走来的每个晨曦和黄昏  
依然是不变的绿和云海  
是的，蜿蜒上山的这个五月天  
一路如此轻盈  
一路又那么缤纷摇曳

# 现实主义的椰树

寒石

坐飞机至三亚，通过舷窗看到的

第一抹绿荫，一定是椰子树。在我的印象中，椰树跟竹子、松柏一样，是诗意画景里的常客。如果说竹子、松柏的比衬物是瘦石、嶙峋，与椰树为伍的则是碧海、金沙，是浓郁的热带风情。到了三亚，这一切都眼见为实、触手可及了。此外，在现实的这片美丽的南中国海景区，我还读到了有关椰树在影像资料里所看不到的东西，即椰树的现实图像与生存原境。

在三亚街头，看到最多的行道树是椰树。三亚不大，她是为三亚湾而生的，如果三亚湾是枚翡翠，三亚就是用来镶嵌这枚翡翠的略显粗糙的镶边。椰树当然也有花，但说椰树是花显然不合适。然而事实上，椰树在三亚确实担当着花的角色。椰花看上去黄澄澄的一团，举在高高的树梢之上，甯说赏心悦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椰树是以整树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的。它那斑驳而高挑的树身、阔大而青葱的羽叶、浑圆而结实的果实，沧桑却并不显老。当它一树树张扬着绿色的旗帜，出没在街道、人群与建筑物中间时，它就是花了，就是一棵树巨大的、盛开的绿色花朵。

椰树枝疏叶茂、高大俊朗，给人的整体形象是那样青葱勃

发，那样出类拔萃，呈现一种刚健的雄性美。椰树，喜沙性土质，只适合长在阳光下，它对阳光的嗜好近乎苛刻；两树间距不能小于5米，不然它就长不好。从这个意义上说，椰树其实并不适合做行道树。它的遮阳面不够大，其生性与人们对行道树的遮阳要求相悖。但三亚又不能没有椰树。据说三亚的阳光是除西藏玉的略显粗糙的镶边。椰树当然也有花，但说椰树是花显然不合适。然而事实上，椰树在三亚确实担当着花的角色。椰花看上去黄澄澄的一团，举在高高的树梢之上，甯说赏心悦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椰树是以整树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的。它那斑驳而高挑的树身、阔大而青葱的羽叶、浑圆而结实的果实，沧桑却并不显老。当它一树树张扬着绿色的旗帜，出没在街道、人群与建筑物中间时，它就是花了，就是一棵树巨大的、盛开的绿色花朵。

漫步三亚的街头、海滩、植物园，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凡是最具热带海滨风情的树种都长得跟椰树差不多，高挑细瘦，像一截截电线杆子，只在半空举出一蓬绿荫来。比如槟榔、油棕、霸王棕、木瓜……听导游说，别看这些树长得高而细溜，但材质大多疏松，没多大实用价值。我顿时明白了，海天多风，树大招风，它们长得高直细长，充分顺应了物质的生存法则。

生长不分季节，这是包括椰子在内的许多热带植物的又一生存特征。我们是阳历11月底前往三亚的，节气已过小雪，即便江南也已入冬，但到了三亚，我们看到的每一棵成年椰树上都挂着一枚枚硕大的椰子。仔细看，椰子的大小色泽各有不同，大的像人的脑袋，色泽橙黄；小的像拳头、网球、乒乓球，颜色也依次由橙黄转向青涩。再仔细看，椰果的上面还笼着一团粉白、一片粉黄，那就是椰花。边开花边结果，椰子惜时如金，分秒不浪费。

椰树可爱，但是每次靠近椰树，我总不免心怀戒备，担心树上的椰子掉下来砸着我。我觉得这是椰子树不适合做行道树的又一大理由。但是，答案是发生这种事的概率极低，即使发生了也不至于伤人。导游给出的解释是：一，椰蒂很粗很结实，不到熟透不会自动脱落。现实的情形是，一颗椰子一般不会等到熟透了才采摘，尤其是行道树，有专人负责采摘；二，椰壳很硬，但椰壳的外层包裹了一层厚厚的椰

绒，每一根椰绒长度有几十厘米，它能确保一颗成熟椰子从二三十米高空坠落而不破坏自身结构，自然也就伤不着人。

椰汁性凉，所以原始的椰汁要到阳光下喝，晚上或寒天最好少喝，弄不好会拉肚子。这是导游的经验。翌日午间，在亚龙湾海滩的椰林下，我买了个椰子，刀斩个洞，插根吸管进去，捧着悠悠地吸着，边享受海风椰韵与碧浪青天，越发觉着椰子的可爱、椰子的好了。椰树真是造物主赐给热带地区人们的礼物啊。它自己不喝椰汁，却长给人喝。大热的天大热的阳光下喝着凉凉的椰汁，一个字——爽！

后来在热带植物园，当我发现一棵棵椰苗从一摞摞用来装饰的椰子上钻出来时，我才意识到椰汁并不是长给我们人类喝的。它首先是一枚种子，椰汁是用来哺育自己后代的，就像动物的母乳。椰树生存的土壤大都是沙质土，沙质土壤最大的特征是存不住水，而椰苗在萌芽分蘖期是离不开水的，所以它预先为自己的后代存储了一杯营养水，待等椰苗喝光这杯“母乳”，它的根系已发育成熟，可以从土壤中吸取水分与营养了……

现实的椰树更可爱。